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 來源期刊

總第**314**期

2024年2月號

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

中國評論

CHINA REVIEW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視域下的外空新方略
區域國別學視閩下東北亞新形勢與周邊安全
國家安全韌性建設：美國對華競爭的新著力點
琉球地位-釣魚島主權問題與東亞國際體系的和平改造
拜登政府的香港政策：特徵、動因與影響
兩岸共同市場的理論、實踐和構想
大陸惠台政策的發展、變化、成效及思考
台灣數字經濟發展現狀及特徵
數字時代下版權文化的“虛”與“實”
思想者論壇：融合發展與港台機遇



ISSN1608-911005-02



定價每冊港幣60元

兩岸智庫雜誌·兩岸特許公開銷售 內地定價：RMB¥50·亞洲區定價：US \$ 7 台灣定價：NT \$ 180·其它區定價：US \$ 9

中國的以色列觀：巴勒斯坦問題視角

范鴻達（上海）

【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由巴勒斯坦問題導致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以色列衝突是影響北京如何對待以色列的關鍵因素。儘管以色列政府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出相當的熱情，但是因為顧忌眾多阿拉伯國家的消極反應，所以北京直到 1992 年初才與以色列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在 1956 年後的冷戰年代，特別是在毛澤東時代，北京對以色列的態度比較負面，在阿以、巴以衝突中指責以色列為侵略者，是美帝國主義在中東的走狗和工具。兩國建交後中國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對以色列的表述日趨溫和，北京努力在巴以衝突中扮演平衡者角色。在巴以和平進程的受阻，美國特朗普政府對巴勒斯坦問題公正解決的嚴重衝擊，以及美中關係的急劇惡化的背景下，中國對巴勒斯坦人民正義事業的支持、對以“兩國方案”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呼籲日益頻繁和響亮，以色列對中國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平衡者的角色越來越不認同。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跨境恐怖襲擊從而引發又一次的加沙－以色列戰爭後，中國的反應引發以色列的強烈不滿。中國以色列關係也迎來一個敏感時刻。第三方因素對中國的以色列觀、對中國以色列關係的影響不可忽視。

【關鍵詞】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色列；巴勒斯坦；阿拉伯；中國－中東關係；阿以衝突；巴以衝突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馬斯進入以色列境內發動殘忍襲擊，導致又一次的加沙－以色列戰爭爆發，其後因為中國沒有譴責哈馬斯針對以色列平民的襲擊並把其定性為恐怖組織，以色列官方對中國的立場表達了強烈不滿。事實上，近年來北京對巴勒斯坦問題的表述早就引起以色列日益明顯的憤懣。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執政政黨中國共產黨，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是如何看待以色列的？中國還有可能在解決巴以衝突方面做出重大貢獻嗎？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以色列態度的變化

眾所周知，在 1973 年 10 月 6 日猶太教贖罪日這一天，埃及和敘利亞向以色列發動突然襲擊，從而導致這場在以色列被稱為“贖罪日戰爭”的第四次中東戰爭的爆發。以色列在這場戰爭的開始

階段遭遇重大挫折。中國官方是如何看待這場戰爭的爆發的呢？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大報、也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人民日報》，以《堅決支持埃及和敘利亞抗擊以色列的軍事侵略》為標題對這場戰爭的爆發進行了報導：“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以色列軍隊從地面、空中和海上向埃及和敘利亞的整個前沿陣地突然發動武裝進攻。這是一九六七年中東戰爭以來以色列進行的一次最大的軍事侵略。”^{〔1〕}

《人民日報》對 1973 年贖罪日戰爭爆發的報導相當不符合事實。在對 1982 年第五次中東戰爭、1967 年第三次中東戰爭、1956 年第二次中東戰爭的報導中，《人民日報》也都指責以色列為侵略者。在 1956 年後直至 1992 年中國和以色列宣佈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特別是在毛澤東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阿拉伯－以色列衝突中偏向阿拉伯一

邊是比較明顯的。其實，在 1956 年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以色列的態度並非如此，在 1949 年中國共產黨執政前對以色列的看法也不是這樣。比如當以色列 1948 年宣佈建國後，《人民日報》以《猶太人結束二千年流浪生活，近東成立以色列國，蘇波南捷美諸國均正式承認》為題進行了積極報導。^[2]在報導 1948-1949 年第一次中東戰爭時，《人民日報》稱阿拉伯國家軍隊為“侵略者”，稱以色列軍隊為“自衛者”。^[3]《人民日報》還曾報導以色列外交部部長摩西·薩爾特在 1950 年 1 月 9 日致電外交部長周恩來，表示決定與我國建立外交關係，周恩來對此表示歡迎。^[4]以色列是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東國家。^[5]另外在 1951-1956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之際，《人民日報》都報導了來自以色列外交部長的祝賀。

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以色列的態度而言，1956 年發生的第二次中東戰爭（10 月 29 日-11 月 7 日）是一個轉折點。這場戰爭是以色列在英國和法國支持下發動的，並得到後兩國的戰爭配合。《人民日報》明確把以色列稱為這場戰爭的“侵略者”^[6]和帝國主義破壞中東和平的工具。^[7]儘管如此，當 1957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來臨之際，以色列總理兼代理外交部長仍然發來賀電。^[8]但是這沒能阻止中國在阿以衝突和巴勒斯坦問題上明顯站在阿拉伯國家一邊的步伐。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說：“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七億中國人民堅決支持阿拉伯人民一切正義鬥爭，阿拉伯人民祇要團結一致堅持鬥爭就一定能打敗美帝及其走狗以色列。”^[9]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何如此厚愛阿拉伯人而冷漠對待以色列呢？其實單就雙邊關係而言，作為兩個新成立且相距遙遠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以色列沒有直接矛盾。但是隨著以色列不斷倒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在冷戰和意識形態鬥爭盛行於世界的那個年代，中國對身處不同陣營的以色列產生負面認知已經是在所難免。更為重

要的是，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迫切的任務之一是爭取其他國家的承認。中國和阿拉伯國家原本就不存在矛盾，而且還有相似的現代歷史經歷，阿拉伯國家群遂成為中國外交爭取的核心目標之一。在阿以衝突不斷升級的情況下，儘管以色列一再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示好，但是北京顯然不會冒得罪眾多阿拉伯國家的風險而與以色列發展友好關係。

到 1990 年代初期，經過幾十年的包括戰爭在內的激烈衝突與對抗後，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意識到和平解決雙方分歧的必要性。隨著蘇聯的日薄西山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弱化，冷戰對世界的影響不斷下降。中東和世界出現的新的形勢也影響到中國以色列關係。1992 年 1 月 24 日中國和以色列宣佈實現關係正常化。在中國和以色列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過程中，一些仍然敵視以色列的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就給予中國的此項外交行動特別關注。就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直言中國在中東問題上的立場沒有變化，仍然支持在聯合國安理會 242、338 號決議的基礎上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但是建交後的明顯變化是，中國不再把以色列稱為對巴勒斯坦人的侵略者和擴張者。中國在阿拉伯-以色列矛盾和巴勒斯坦問題上更像一個平衡者。

中以建交後，中國對於以色列的安全關切也給予部分積極回應。比如，在 1990 年代中期，以色列積極遊說中國不要幫助伊朗發展核計畫，最終中國停止了與伊朗的核合作。當然，關係正常化為中國-以色列關係開啟了便利之門，兩國在政治、直接投資、貿易、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合作發展迅速。^[10]2000 年 4 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以色列進行了為期五天的訪問。單單從時長來看，在單一國家停留 5 天，這充分說明了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對以色列的重視，以及兩國關係的發展高度。2021-22 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以色列最大的進口來源國。^[11]給我印象深刻的是，

當 2010–2011 年我在以色列做訪問學者的一年內，我一再聽到以色列學者、官員、民眾對中國日益崛起的強調，他們認為未來的世紀將屬於中國，以色列必須加強與中國的關係。

隨著 1991 年中東和平進程的開展，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之間的衝突日益減弱，巴以和平取得一些成績。即使是在以色列國內“以土地換和平”也獲得很多人的支持。美國在 2017 年特朗普總統上臺以前也秉持“兩國方案”解決巴勒斯坦問題。這一時期在針對巴勒斯坦問題表態時，中國官方用語也比較溫和。這些因素均有利於中國在巴以衝突中扮演平衡者角色。

縱觀 2010 年代前期之前的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和阿以衝突中的以色列觀，可以清晰看到其中的變化。中國先是對以色列國短暫的客觀對待，然後是長時期內對以色列的嚴重偏見，然後是在巴以之間的保持平衡。

二、中國高層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重視程度提升

從中國最高領導人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關注程度來看，在習近平主席時期中國對巴勒斯坦問題的热情顯然高過改革開放以來的其他任何時期。這從給聯合國“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國際日”大會發賀電的中國領導人的變化就可以得到證明。為了紀念 1947 年 11 月 29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關於將巴勒斯坦分為兩個國家的第 181(II) 號決議，1977 年聯合國通過決議，每年在 11 月 29 日或該日前後舉行“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國際日”活動。在 2013 年以前，中國每年向聯合國組織的“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國際日”大會發賀電的是國務院總理，包括趙紫陽、李鵬、朱鎔基、溫家寶等歷任總理。

1981 年趙紫陽總理在賀電中說，“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中國政府和人民強烈譴責以色列當局繼續堅持侵略擴張政策，堅決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12]

1991 年李鵬總理在賀電中說，“巴勒斯坦問題應當按照聯合國有關決議，特別是安理會 242 號和 338 號決議予以公正、合理的解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權利應得以恢復，阿拉伯的失地應予歸還，與此同時，以色列的主權與安全也應得到尊重和保證。”2001 年朱鎔基總理在賀電中說，“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實現中東地區持久和平的正確途徑是以聯合國有關中東問題的決議和‘土地換和平’原則為基礎，通過和平談判實現巴勒斯坦問題的政治解決。”2012 年溫家寶總理在賀電中說，“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中國政府……支持在 1967 年邊界基礎上建立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擁有完全主權的獨立的巴勒斯坦國，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

從 2013 年開始至今，中國向聯合國“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國際日”大會發賀電的變為最高國家領導人習近平主席。從這個變化中可以看出，中國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重視程度明顯提升。下表為 2013 年以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歷年給“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國際日”大會發的賀電的關鍵內容。

從過去四十多年來中國領導人對聯合國“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國際日”大會賀電內容來看，中國政府長期堅持的一點是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和根源，即使是在巴勒斯坦問題被嚴重邊緣化的 2010 年代也是如此。中國政府認為需要按照聯合國有關決議儘快解決巴勒斯坦問題。1992 年與以色列正式建交前中國在表述巴勒斯坦問題時有時還會說以色列是侵略者，建交後的 20 年間中國在此問題上的表態就比較溫和中性了。從 2013 年開始，中國在表述巴勒斯坦問題時日益頻繁地出現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義事業，以及支持以 1967 年邊界和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建立獨立巴勒斯坦國，這樣的表述顯然會讓仍然佔領巴勒斯坦人土地的以色列心生不滿，儘管中國的表述非常符合聯合國的有關決議。

表 1：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歷年給“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國際日”大會賀電的關鍵內容

年份	關鍵點
2013	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應該堅定不移走和平談判道路。中國對巴勒斯坦人民正義事業的支持是真誠無私的。
2014	武力無法帶來和平，談判才是解決彼此分歧的唯一途徑。中國始終堅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爭取恢復民族合法權利的正義事業。
2015	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應當堅定不移地走和平談判道路。中國是巴以和平的堅定支持者和真心斡旋方。
2016	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中國是巴勒斯坦人民正義事業的堅定支持者，是巴以和平的真心斡旋方。
2017	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根源性問題。中國是巴以和平的堅定支持者。
2018	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根源性問題。中方堅定支持和推動中東和平進程，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復民族合法權利的正義事業。
2019	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支持建立以 1967 年邊界為基礎、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擁有完全主權的、獨立的巴勒斯坦國。
2020	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根源性問題。應該堅持“兩國方案”的正確方向，以聯合國有關決議、“土地換和平”原則等國際共識為基礎，努力推動中東和平進程。
2021	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巴以雙方基於“兩國方案”重啟平等對話。中國堅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復民族合法權利正義事業。
2022	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國際社會應該堅持“兩國方案”不動搖，把巴勒斯坦問題置於國際議程優先位置，幫助巴勒斯坦人民早日實現獨立建國夢想。
2023	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儘早實現巴勒斯坦人民建國權、生存權、回歸權。建立以 1967 年邊界為基礎、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享有完全主權的獨立的巴勒斯坦國。

三、越來越不被以色列認同的平衡者

巴以和平進程在 1995 年以色列總理拉賓遇刺後越來越難以前行。儘管此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也進行了幾次直接會談，但是基本沒有取得實質性效果。隨著巴以和平陷入僵局，雙方的矛盾再次日趨尖銳。尤其是哈馬斯 2007 年主掌加沙地帶後，加沙 - 以色列軍事衝突和戰爭一次又一次地爆發，國際社會因此在巴以衝突上產生日益增多的分歧。關於哈馬斯的不同認識進一步加劇了國際社會的這種分歧。另一方面，在“兩國方案”已經成為國際社會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共識的情況下，以色列面臨的國際壓力越來越大，畢竟以色

列仍然控制著巴勒斯坦獨立建國所需要的大片土地。而且，隨著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迅猛發展，巴勒斯坦人遭受以色列打壓的場景日益增多地展示在世界面前，這對以色列更加不利。然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有自己的獨特理解，其國內對“兩國方案”和聯合國的一些決議存在顯而易見的不同意見。站在自己的角度，以色列經常認為國際社會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立場是有問題的。自然地，以色列對第三方在巴以衝突中的立場越來越不滿意。

就以色列 - 中國政治關係而言，在 2000 年中國國家主席對以色列進行了為期五天的訪問，這也是中國以色列關係的高光時刻。但是此後，儘

管以色列總理和總統幾次訪問過中國，中國最高領導人和國務院總理迄今卻再也沒有踏足過這個中東國家。2017年3月內塔尼亞胡總理再訪問北京後，迄今以色列總理再也沒有訪問過中國。另一方面，在2017年特朗普出任美國總統，之後華盛頓把駐以色列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承認以色列在被占領土上的猶太人定居點建設，把巴勒斯坦人拋在一邊提出解決巴以衝突的“世紀協議”，以及推出把巴勒斯坦問題徹底邊緣化的“亞伯拉罕協議”，這一些舉措都對巴勒斯坦人及其獨立建國事業造成嚴重傷害。再加上美中關係從特朗普政府時期開始呈現出激烈對抗的色彩，以色列在發展與中國關係時也面臨來自美國的壓力。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立場越來越不受以色列歡迎。

中國一直呼籲以聯合國相關決議和“兩國方案”解決巴勒斯坦問題，而且中國官方在表述巴勒斯坦問題時越來越直接。比如在2019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給“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國際日”大會的賀電中，中國明確表示支持建立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擁有完全主權的、獨立的巴勒斯坦國。2022年3月中國外交部長說：“巴勒斯坦問題一天不解決，中國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義事業的鬥爭就一刻不停歇。”^[13]以色列認為這樣的話相當刺耳。也有專家認為中國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確偏向巴勒斯坦，但是這並非是反對以色列，而是為了遏制美國。^[14]還有，中國積極深化和以色列的最大敵人伊朗的關係，以及幫助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實現關係正常化，也是以色列所不願意看到的。簡而言之，最近幾年以色列對中國的政策已經進入一個較為敏感的時刻。事實上，中國在2021年加沙－以色列戰爭中的立場就已經引發以色列一些人士的強烈不滿^[15]，並且認為中國出於對國內外目標的追求而選擇站在以色列對立面^[16]。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當2023年10月7日

以色列遭受加沙武裝襲擊後，中國在次日的正式回應中不僅沒有譴責哈馬斯並將其列為恐怖組織，而且還呼籲有關各方保持冷靜克制、立即停火，要以“兩國方案”為基礎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17]這令以色列極度失望。^[18]此外，以色列智庫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SS) 還特別關注到，10月7日加沙－以色列戰爭爆發後，中國國家主席和外長等官員都非同尋常地明確提及巴勒斯坦人的回歸權，認為這是中國親近和偏袒巴勒斯坦人的又一例證。^[19]

結論

1948年5月14日，猶太人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建立了現代以色列國；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歷經28年的艱苦鬥爭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管是中國共產黨對新生以色列國的態度，還是以色列對新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度，都帶有明顯的善意。但非常遺憾的是，因為美蘇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以及由巴勒斯坦問題導致的激烈的阿以和巴以衝突和戰爭，導致中國在較長時期內對以色列的看法較為負面，直到1992年初兩國才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中國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後的二十多間，雙方在政治、經貿、科技、人文、教育等多個領域進行了良好合作，中國政府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表態也發生一些變化，冷戰時期對以色列的批判論調基本消失。但是隨著巴以和平的停滯不前，以及美國特朗普政府一系列政策對巴勒斯坦問題解決的猛烈衝擊，可能也有美中關係急劇惡化的因素，中國政府加大了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關注力度，北京在這個問題上的一些表態也引起以色列的不滿。

回顧歷史，在毛澤東主席時代，北京是從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角度看待巴勒斯坦問題的。因此那個時代中國支持巴勒斯坦人進行取回被以色列佔領土地的鬥爭。1992年中國和以色列建交後，中國一直同時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保持友好交往，並一

直呼籲和推動以色列－巴勒斯坦和解。在 2021 年加沙－以色列戰爭進行之際，中國外長甚至公開表示歡迎以巴代表到中國進行和平談判。^[20] 儘管在不同時期語言表述可能有差異，但實質上中國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那就是根據聯合國的相關文件，以國際社會普遍支持的“兩國方案”，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就中國對 2023 年加沙－以色列戰爭的立場而言，從一開始中國的立場就非常明確，那就是儘快結束戰爭，減少人員傷亡和人道主義災難。中國認為加沙－以色列戰爭的根源是巴勒斯坦問題沒有得到公平合理的解決，戰爭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相比較其他世界大國，近些年來中國更為積極地呼籲公平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巴勒斯坦問題的公平解決需要以色列結束對巴勒斯坦人土地的佔領，但是“兩國方案”在以色列還沒有獲得普遍認可。

這場戰爭爆發後以色列官員和智庫一再表達對中國立場的不滿，很可能今後中以關係也會在較長時期內受到這場戰爭的負面影響。雖然中國對 2023 年 10 月 7 日加沙暴力襲擊以色列的這個單一事件的反應的確值得商榷，但是我認為北京對巴勒斯坦問題的立場是沒有問題的。而且隨著這場戰爭的蔓延，即使在最支持以色列的美國的國內，也已經出現了很多的呼籲立即停戰的聲音和集會，這更說明中國呼籲立即停戰是站在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一邊的。這一次的加沙－以色列戰爭再次表明巴勒斯坦問題需要被認真對待，這個問題的懸而未決一定會給以色列帶來更多的國際批評，這不利於以色列的國家發展。

單從人員傷亡來看，2023 年的加沙－以色列戰爭的確非常殘酷，對雙方的傷害性都非常大。在這場戰爭之後，國際社會很可能加大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力度。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最具全球影響力的國家之一，今後中國當然可以在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過程中起到推動作用。但是，坦率地講，鑒於以色列對中國的態度，鑒

於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最離不開的是以色列的積極配合，鑒於美中關係的持續惡化，我悲觀地認為，中國已經很難在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上扮演核心角色了。●

注釋：

- [1] 《人民日報》，1973 年 10 月 8 日第 1 版。
- [2] 《人民日報》，1948 年 5 月 28 日第 2 版。
- [3] 《人民日報》，1948 年 6 月 23 日第 2 版。
- [4] 《人民日報》，1950 年 1 月 17 日第 1 版。
- [5] <https://www.jpost.com/opinion/article-742785>.
- [6] 《人民日報》，1956 年 10 月 31 日第 6 版。
- [7] 《人民日報》，1956 年 11 月 8 日第 6 版。
- [8] 《人民日報》，1957 年 10 月 2 日第 2 版。
- [9] 《人民日報》，1967 年 5 月 28 日第 3 版。
- [10] <https://www.china-briefing.com/news/china-israel-investments-trade-outlook-belt-and-road-initiative/>.
- [11] <https://arabcenterdc.org/resource/how-steady-are-china-israel-relations/>.
- [12] 《人民日報》，1981 年 11 月 30 日第 1 版。
- [13] https://www.fmprc.gov.cn/eng/wjb_663304/zjzg_663340/xybfs_663590/xwlb_663592/202203/t20220324_10655134.html.
- [14]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3/10/chinas-approach-war-gaza-not-anti-israel-its-designed-contain-us>.
- [15] <https://asiatimes.com/2021/06/chinas-biased-role-in-the-israeli-palestinian-conflict/>.
- [16] <https://www.jpost.com/opinion/why-has-china-turned-on-israel-opinion-672959>.
- [17] https://www.fmprc.gov.cn/eng/xwfw_665399/s2510_665401/2535_665405/202310/t20231008_11157299.html.
- [18] <https://www.jpost.com/breaking-news/article-768098>.
- [19] https://www.inss.org.il/social_media/why-did-china-suddenly-remember-the-right-of-return/.
- [20] http://www.xinhuanet.com/2021-07/16/c_1127663405.htm.

（作者簡介：范鴻達，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學者）